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三十四回 猛趙虎出房受彈 鄭天惠棄暗投明

且說展南俠與大家正要用酒，忽聽房上瓦片一響，說：「有賊！」趙虎愣頭愣腦，往外就跑，出來就被一顆彈子打倒。你道房上是誰？原來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。為因聽了周慶兒回來一說，群賊俱是一怔，大家抄傢伙直奔後面查看虛實，果然三個家人橫躺豎臥，鮮血淋漓。鄭天惠躡上北牆，一眼就望見有幾個人，直奔正東。他復又回來告訴周龍：「你們眾位不用找了，我看見了，待我追將下去。你們眾位前廳等我，得了他們下落之時，我前來送信。」周龍說：「再去一個人與你同伴如何廣鄭大惠說：「不用，是我一人倒好。」說畢，隨即就出後牆，遠遠的跟下展蔣眾位來了。直到公館，認準了他們這個地方，自己就把彈兜子從腰間解將下來，繫於外面，把衣裳掖好，跳上西牆，往裡一瞧，但見上房點著燈火。鄭天惠飄身下來，繞到大房的後坡，躡將上去，躍脊到前坡，往房上一趴，裡面說話盡都聽見。鄭天惠就要抽身回去與群賊送信。不料往回一抽身，腳一蹬，就把房瓦踏碎了一塊。焉知裡面聽得出來，說：「有賊！」鄭天惠知道人家聽出來了，按說走是可以走的了，皆因是在周龍家內，是自己的主意，把趙虎放跑，反倒三個人被殺。要是就這樣回去，覺著臉上無光。鄭天惠本是心高性傲之人，一橫心，命不要了都使得，也不能就這樣一跑。回手把彈弓摘將下來，在房前簷上一站，取了一把彈子出來，準備見一個打一個，出來兩個打一雙，打幾個人再回去，見了群賊，臉上方覺好看。頭一個恰好老趙跑到庭中，一彈子正打在胸膛之上，打得趙虎滿地亂滾。忽見裡面「撲撲撲」，把燈俱都吹滅，又聽見說：「唔呀，唔呀！待我出去。」鄭天惠就把彈子上好，往下要打，沒見有人出來，又等了片刻，才聽見說：「唔呀，待我出去拿賊。」待要打，又沒見出來。復又聽見裡面說：「唔呀，我的刀怎麼找不著了？唔呀，可有了刀了，這可出去了。」忽聽簾板「吧嗒」一響，鄭天惠恨這個蠻子說了兒回，總沒出來，把身子往前一探，伸手對準屋門，只等一露面就打。鄭天惠只顧瞧著屋門，不料後面來了一人，對準他後臀上，踹了他一腳。鄭天惠只顧前面，未曾防備後面，又是往前探著身子，這一腳，焉有不墜落下來之理。你道這踹他的是誰？原來，蔣四爺知道房上有人，就把燈燭吹滅，一拉南俠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從後面上房。」馮淵正要出去，蔣爺把他一拉，馮淵就明白了，緊嚷出去。為的是使這個賊的心神盡念著底下，就不顧後頭了。果然，展爺把後窗戶一開，縱身出去，躡上房，到前面見鄭天惠往前探著身子，用了一個橫蹠子腳，就把鄭天惠踹將下去。馮淵聽見「咚」一聲，這才縱身出去，把刀就剝。鄭天惠摔下房來，未能縱身站起，眼瞧著刀到，又不能抽刀招架，忙用手中彈弓，往上一迎，只聽「吧」的一聲，就把那彈弓上的弦打折。鄭天惠彈弓弦一折不緊，這人的性命休矣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屋中蔣四爺嚷道：「別殺他的性命！」馮淵這才過來，把他綁上。說：「唔呀，這是我拿住的賊。」展爺也並不爭論。屋內把燈火點著，展爺躡下房來，同著馮淵，把鄭天惠推入屋中。趙虎被這一彈子，正打在胸膛之上，「哎呀」了半天，細看時起了一個大紫泡，咬牙忍著痛，罵罵咧咧也就跟進來了。他叫鄭天惠跪下，鄭偏不跪。趙虎在那人腿上踹了一腳，說：「我也報報仇。」鄭天惠嘆息跪下，復又起來，仍然立而不跪。蔣四爺、知府、展爺進來，俱都坐下。蔣爺說：「不用叫他跪，我問問你：姓甚名誰？因為何故前來行刺？」鄭天惠哈哈的冷笑說：「要問姓甚名誰，外號人稱白菊花的便是。前來尋找那如龍、那如虎兩個小輩，結果他們性命來了。如今我既然被捉，不能報仇，速求一死。」趙虎說：「呸，你別不要臉，你瞧著人家姓甚的發財呀！你打算四老爺不認得你呢？」你道這鄭天惠為什麼假充白菊花，皆因自己被捉，明知是死，倒不如替師兄把盜冠袍帶履之罪，替他一筆勾銷，就算給他洗了這一案，這也算盡了師兄弟的情分。萬想不到趙虎認得他，再說展、蔣二位俱都認得白菊花，他如何假充得下去。蔣爺一看這個人，紫面長眉，青緞衣襟，很是英雄氣派，一看就愛惜此人，說：「四老爺，這個人是誰？」趙虎還未答言，就聽屋內有人答話，「哎呀！四大人，你千萬別聽他說，這是我們的二哥。」又叫道：「二哥呀！你因為什麼罵我們，反倒冒淫賊的名姓？你不看白菊花狗娘養的害得我們有多苦。哎呀，痛殺我也。」鄭天惠一聞此言，透著詫異，聽是邢如龍、邢如虎的聲音，隨說道：「原來是兩個反覆無常的小輩。哪個是你二哥！」屋內說：「哎呀二哥，我們是怎麼得罪你了？」蔣爺一攔說：「二位邢老爺不必往下說，我明白了。定然是姓鄭的見了白菊花，受了晏飛的蠱惑，聽他一面之詞，反倒前來找你們二人來了。姓鄭的，我這一猜，准准的不差，是與不是？我先帶著你瞧瞧你兩個師弟，有什麼話咱們回來再說。」帶著鄭天惠來到屋中，邢家弟兄二人一見鄭天惠說道：「我們二人，不能與二哥行禮了，你來看！鄭天惠一瞧兩個師弟，就如刀紮肺腑。原來是一個扛著胳膊，一個瞎了一隻眼睛，看二人仍然還是血人一樣。鄭天惠一瞧，心中就有幾分明白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們到底是為什麼弄得這般光景？」邢如龍說：「你聽白菊花是怎麼說的？」鄭天惠就把白菊花告訴他的言語，學了一遍。邢如龍不覺得那一隻眼睛的眼淚就落下來了，說：「我們也不用說，讓我們蔣四大人告訴你，便知分曉。」蔣爺說：「你上外間屋中來，我告訴你他們這不白之冤，讓他們好先保養著他們的精神。」鄭爺跟隨著出來，到了外間屋中，蔣爺就把邢家弟兄前前後後的事說了一遍。鄭天惠方才明白，原來晏飛傷了師弟，反說師弟陷害於他。一跺腳說：「晏飛呀晏飛，你欺吾太甚了！鄭某原來錯怪兩個師弟。大人，我如今被捉，身該萬死，如今此事已明，雖死瞑目。大人快些吩咐把我結果了性命，吾就了卻了今生之事。」蔣爺一笑：「這也怪你不得，沒有晏飛，你也不能如此。並且你兩個師弟暗地裡常常誇獎你是個好人。蔣某要治了你的罪名，一則也對不起我們邢老爺，二則你此來非出本意。」隨說著，就把綁繩與他解了，說：「你願意幫著白菊花，也聽你自便；你要棄暗投明，也聽你自便。你願意幫著我等，有我們展大人在此，連你兩個師弟並蔣某一同見了我們相爺，定能保舉你個大小官職，豈不是好？」鄭天惠叫蔣爺這一套話，說的倒覺臉上發赤，又聽著兩個師弟齊說道：「快給蔣大人叩頭罷，千萬別把這個機會錯過。你要做了官，你我弟兄，朝朝暮暮在一處相守，省得你東我西的總不得見面。」鄭天惠聽了這些言語，概不由己，雙膝點地，說：「小人論罪，身該萬死。蒙大人開天地之恩，饒恕活命，小民在大人跟前，願效犬馬之勞，肝腦塗地，雖萬死不辭。」蔣爺用手攙起，又與展爺相見了一回。蔣爺說：「鄭壯士，你願意助我一臂之力，咱們是先辦國家要犯之事。」鄭天惠尚未開言，只見展爺一擺手說：「外面有賊。」原來後窗戶上有一窟窿，被展爺一眼看見，說了聲有賊，馮淵就跟著嚷說：「有賊，快些拿賊！」就推說趙虎出去拿賊。者趙說：「我夠受的了，你們拿去罷。」展爺啟簾縱出屋子，一跺腳，躡上房去，一看就知道是白菊花。你道晏飛因何故也上這裡來了？皆因鄭天惠走後，周龍吩咐家人找棺木把三個死屍裝殮起來。周龍等口至廳房，房書安說：「雖然殺死三個家人，鄭爺這一跟下去准得著他們的下落了。」小韓信連連搖頭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！」白菊花問：「什麼不好？」張大連說：「你上回說過，鄭天惠與你面和心不和。你上次到揚州看你師叔去，在酒席筵前，你與鬪海先鋒阮成兩個人拌嘴，鄭天惠反朝著他的把弟，倒怪了你一身不是，你從他那裡一賭氣走了，對與不對？那還是他朋友，尚且如此。他今一去，見了邢家弟兄這般受傷，決不肯立時下手。這邢家弟兄豈有不把你挖目削手的事對他說明之理。他們要定計前來，你我大事不好，不用別的，他們把計策定妥，回來告訴我們沒找著，等他們大眾外面到齊了，殺將進來，他在裡面，一作內應，咱們大眾措手不及，豈不是悔之晚矣！」大眾一聽，連連點頭，全說張爺慮得有理。白菊花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先跟下去看看，如真有此事，我先殺鄭天惠。」說畢，把寶劍就摘下來了。他也是跟著鄭天惠身後進來。白菊花到裡面時節，鄭爺剛叫展爺捉住，綁入屋中。晏飛在窗戶後面，用指尖戳了一個窟窿，用一目往裡觀看，一見展、蔣二人，就嚇了一驚，想道二人為何死哪？先聽鄭天惠替他洗案，不覺歡喜，後來鄭天惠降順了蔣平，要幫著人拿自己了，這才上房走。不料後面展爺等趕來了。要問展甫俠捉拿淫賊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